

莊子集釋

第一冊

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第一冊

內篇 第一至第七

中華書局

內篇

逍遙遊	第一	〔一〕
齊物論	第二	〔四三〕
養生主	第三	〔一一五〕
人間世	第四	〔一三一〕
德充符	第五	〔一八七〕
大宗師	第六	〔二二四〕
應帝王	第七	〔二八七〕

莊子集釋

(全四冊)

郭慶藩輯

王孝魚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裝

*

850×1168毫米 1/32·36³/₄印張·699千字

1961年7月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2018·70 定價：5.10元

莊子的批判（代序）

郭沫若

莊子的年代和孟子約略相當。孟子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遊梁的時候，已經在位五十年的梁王尊稱之爲「叟」。梁王的相惠施是莊子的朋友，在莊子妻死時惠施往弔，見莊子正箕踞鼓盆而歌；惠施非難他，說「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可見莊子是有妻子的人，而他的妻死時是已經「老」了。古人七十曰老，那麼莊子的年齡可見也並不年輕了。惠施先莊子死，年齡大約也不相上下。要說莊惠略後於孟子，或者頂多也不過年輕得十歲左右吧。

莊子是宋人，曾爲漆園吏，應該是一個很小的官。他雖然是道家的中心人物，而且是使道家真正成爲了一個家派與儒墨鼎足而三的一個人，他的師承淵源却不甚明白。他不曾到過齊國，沒有參加過稷下學宮，因而他和宋鉅、尹文、田駢、慎到、環淵、接子的關係似乎都只是間接的。像尹文其人或許還是他的後輩。莊子書中最可靠的內篇七篇裏面只有一處提到宋榮子，其他諸人都不曾提到。外篇達生篇有「子列子問關尹」一節，雜篇讓王亦稱「子列子窮」，子列子卽列禦寇。列子之上復冠以子，或許有人會以爲列禦寇便是莊子的老師了。但這只見於外篇和雜篇，內篇逍遙遊及應帝王均只稱列子而不更冠以子字。逍遙遊篇，雖稱「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然以爲「猶有所待」，不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的人；這種人自然也就是莊子自命了。這樣斷乎不像是師生。列子被稱

爲子列子，在呂氏春秋裏面也有兩處，一處見審己篇與關尹論射，一處見不二篇言「子列子貴虛」；大約都是列子後學的記述，呂門的人照抄，莊子後學也是照抄而已。

天下篇中論及並世的學派，道家甚詳而不及列子，司馬遷亦不曾爲列子立傳，其年代亦頗渺茫。

如德充符篇言子產師伯昏無人，而田子方篇謂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又應帝王篇有壺子爲列子師，舊注壺子名林，而呂氏春秋下賢篇稱「子產見壺邱子林」；據此則似乎與子產同時，而在春秋末年了。然而伯昏無人、壺邱子林等真乃鴻蒙、列缺之屬，其神巫相面，背澗而射，都是些荒唐無稽的寓言，不可據爲典要。讓王篇言：「子列子窮，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釋文云：「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獬狗而殺子陽。」陸氏所據當是呂覽適威篇及淮南汜論訓，但此子陽不知何許人。俞曲園引史記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鄭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爲說，但自言「與諸書不同」。案繻公時子陽與列子時子陽當是兩人。鄭滅於韓，古書中韓亦每稱爲鄭。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注家均以爲「悼公不知何君」者，余以爲當卽列子時之鄭子陽。此人蓋韓之小諸侯，故呂覽與淮南於其死均言「弑」。列子既屢請教於關尹，關尹實卽環淵，與田駢慎到同時，則列子自當上下年代。藝文志有「列子八篇」列於道家，其書已亡，今存者乃晉人僞託。呂覽既稱其「貴虛」，韓策史疾復稱「列子圉寇之言」「貴正」，蓋以道家而兼有名家風味者，這正是宋鉞、尹文、莊周、惠施等的流行傾向。天下篇所以不論列子的原故，大約以其學無特長，或者只被認爲關尹的一系而已。

要之，列子不能認爲是莊子的老師。

韓愈疑莊子本是儒家。出於田子方之門，則僅據外篇有田子方篇以爲說，這是武斷。我懷疑他本是「顏氏之儒」〔一〕，書中徵引顏回與孔子的對話很多，而且差不多都是很關緊要的話，以前的人大抵把它們當成「寓言」便忽略過去了。那是根據後來所完成了的正統派的儒家觀念所下的判斷，事實上在孔門初二代，儒家並不是那麼純正的，而儒家八派之中，過半數以上是已經完全消滅了。

莊子書中雖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如像雜篇中的盜跖漁父兩篇更在痛罵孔子，但那些都是後學者的呵佛罵祖的遊戲文字，而認真稱讚儒或孔子的地方，則非常嚴肅。天下篇把儒術列爲「內聖外王之道」的總要，而稱道詩書禮樂與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謂百家衆技只是「一曲之士」，這態度不是很鮮明的嗎？天下篇不是莊子本人所作，但如齊物論篇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這所謂「聖人」，很明顯地是指仲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寓言篇裏面和惠施的一段對話：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舊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故〕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誣，立定天

下之「大」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雖然莊子存心也頗想同仲尼比賽，但他的心悅誠服之態，真可說是溢於言表。由天得到好的材質，又於一生之中使其材質得到光明，言談合乎軌則，行爲揆乎正義，好惡是非都得其正。不僅使人口服，而且使人心服，使天下人的意見得到定準，而不能超脫出他的範圍。這樣的稱述，比儒家典籍中任何誇大的讚詞，似乎都更抬高了孔子的身價。

又在田子方篇裏面有顏回稱讚孔子的一段：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夫子曰：『回，何謂耶？』

曰：『夫子步亦步也〔者〕，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者〕，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者〕，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這和論語子罕篇的一節，顯然是相爲表裏的東西：「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這種文字必然是出於顏氏之儒的傳習錄，莊子徵引得特別多，不足以考見他的師承淵源嗎？

顏回和孔子都是有些出世傾向的人。一位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一位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孔子曾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只有他們兩個才能够。這是表明其他的弟子大抵都是入世派了。聰明的子貢曾經嘆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但這性與天道之說是子貢得未曾聞，並不是孔子得未曾言。孔子是因材施教的人，對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會做生意的子貢何須對他談性與天道呢！那種有出世意味的東西，假使要找一個對象來談，那他的顏回便不失爲是很好的對象了。於是在莊子裏面便出現了孔子的「心齋」和顏回的「坐忘」之說。

「回曰：『敢問心齋（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至於耳，心至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

「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

這些不必就是孔顏真正說過的話，但他們確實有過些這樣的傾向，被他們的後人把它誇大而發展了，是無法否認的。

莊周是一位厭世的思想家，他把現實的人生看得毫無意味。他常常在慨嘆，有時甚至於悲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家都在「與接爲構，日與心鬥」，有的「行名失己」，有的「亡身不真」，都只是些「役人之役」——奴隸的奴隸。人生只是一場夢，這已經是說舊了的話，但在古時是從莊子開始的。不僅只是一場夢，而且是一場惡夢。更說具體一點，甚至比之爲贅疣，爲疔瘡，爲疽，爲癰。因而死也就是「大覺」，死也就是「決疣潰癰」了。真是把人生說得一錢不值。

使他成爲那樣厭世的自然有其社會的背景。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所謂「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這便是使他徹底絕望了的原因。更具體的說時，便是：「田成子一旦弑其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他生的時代就是這樣的時代。前一時代人奔走呼號，要求奴隸的解放，要求私有權的承認，談仁說義，要人把人當成人，把事當成事，現在是實現了。韓趙魏齊都是新興的國家，是由奴隸王國脫化出來的了，然而畢竟怎樣呢？新的法令成立了，私有權確實是神化了，而受了保障的只是新的統治階級。他們更聰明，把你發明了的一切斗斛、權衡、符璽、仁義，通通盜竊了去，成爲了他們的護符。而下層的人民呢？在新的重重束縛裏面，依然還是奴隸，而且是奴隸的奴隸。這種經過動盪之後的反省和失望，就是醅釀出莊子的厭世乃至憤世傾向的酵母。

他把王權看成贓品，把仁義是非看成刑具（「鯨汝以仁義，剗汝以是非」），把聖哲看成「胥易技係」的家奴，一切帶着現實傾向的論爭，在他看來，也就如同在豬身上的虱子之爭肥瘠了。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這是在人間世篇裏面假借狂接輿的口中所唱出來的，這裏含有過往的歷史的追憶。所謂「天下有道」，就如禮運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時代，也就是原始公社時代，這是完全被理想化了的，聖人在那時代可以成其聖功。所謂「天下無道」，便是「大道既隱」的「三代之英」，也就是奴隸制時代，聖人還可以自由過活。現代呢？已經是由奴隸制蛻化出來了，但滿地都是刑辟陷穽，只求免死而已。悲觀是很悲觀，但在當時卻不失爲是一種沉痛的批判。

因而他對於現實的一切是採取着不合作的態度。先以他的生活來說，他是把生活的必要削減到了極低的程度。他住的是「窮閭陋巷」，瘦成爲「槁項黃馘」，「困窘」到了只靠着「織屨」（打草鞋）以維持生計。連見魏王的時候，他穿的「大布之衣」都是「補」了的。他餓得沒有飯吃，曾經向監河侯借過小米。這些生活情形散見在外篇雜篇裏面，大約都是他的門徒們替他紀錄下來的。史記說他會爲漆園吏，在莊子書中了無痕跡，想來也不外是爲貧而仕的賤吏而已，而且恐怕也沒有做好久。

要說他沒有富貴的機會，是一位生活落伍者吧，那他倒有別的逸事可以免得這種鄙薄。楚國的國王（史記以爲威王）曾經聘請過他，要他去做宰相，經他謝絕了。他的朋友惠施在做梁國的宰相的時候，他去訪他，有謠言說他是去代替惠施的相位，惠施曾經搜索過他三天三夜。據這些逸事看來，足見他是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富貴的。這些逸事，也有人說是門徒們假造出來替老師抬高身價的。是不是這樣，我們找不出絕對的反證。但即使認爲是假託吧，在當時各國都在競爭着養士的時候，至少像齊

國的稷下學宮也正很興旺；像莊子這樣的思想家而且文筆汪洋的人，他如肯去，一定也可以成爲「不治而議」的列大夫，食祿千鍾的。然而他始終不曾去過。他對於富貴的潔癖似乎潔到連看都不慣了。「惠子從車百乘而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這是見於淮南齊俗訓的逸事。大約惠施路過孟諸的時候，莊周正在釣魚；他看見了那「從車百乘」的煊赫的氣派，連自己所釣的魚都嫌其多了，把來拋進了水裏。莊周倒確是做到了「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的。

富貴利祿固然是「俗」，就是一切應世趨時的學問，在他看來都不免是「俗」，那些都只是騙猴子的東西，所謂「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湯頭改了，藥物沒有變。做奴隸的既然還是變相的奴隸，你會談仁義禮樂，或者加一點，或者減一點，或者偏這邊，或者偏那邊，於是乎便爭得鼓睛暴眼，鬥得頭破血流，然而你是幫了誰來？你於人生問題有了什麼解決？或者你已經安富尊榮了，你在溫暖的權勢羽翼之下要談些不切實際的問題，離堅白，縣同異，平山淵，比天地，狗非犬，馬非馬，丁子有尾，卵有毛；超脫似乎超脫，然而只是無聊。故爾儒墨他是看不起的，名家他也是看不起的。他說「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而批評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齊物論）。莊子本人這樣的非難語氣還是溫和的，請聽他的後學們破口痛罵吧。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媿而不知恥也甚矣！」（在宥）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參）史（鱣）是已。

駢於辯者，累九結繩竄句（鉤），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敵跬（蹙脚）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朱）墨（翟）是已。」（駢拇）

這比莊子本人憤激得更無所底止了。但在這兒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非儒是以曾參爲代表，而不傷及孔丘；他們非名家是以楊朱爲代表，而不傷及老聃。老聃被他們視爲了「古之博大真人」，而孔丘，他們是把他放在儒家之外的。例如知北遊篇載顏回問仲尼「無有所將，無有所迎」之意，仲尼答以「外化而內不化」。接着在發明旨意的文字裏面稱爲「聖人處物不傷物」，而涉及「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又如徐无鬼篇載仲尼之楚，譽「不言之言」，接着也盛加稱道，而言「名若儒墨而凶」。假若我們知道了莊子的淵源，這些表示正是絲毫也不足怪的。

莊子是從顏氏之儒出來的，但他就和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而卒於「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樣（淮南要略），自己成立了一個宗派。他在黃老思想裏面找到了共鳴，於是與儒墨鼎足而三，也成立了一個思想上的新的宗派。黃老思想本來經受齊國的保護，在稷下學宮裏面是最佔優勢的，然而他們裏面有些分化，宋鈃尹文一派演化而爲名家，惠施在梁承受了他們的傳統；慎到田駢一派演化而爲法家，關尹一派演化而爲術家，申不害與韓非承受了他們的傳統。真正的道家思想，假使沒有莊周的出現，在學術史上恐怕失掉了它的痕跡的。道家本是漢人的命名，而在事實上確因有莊周及其後

學們的闡揚和護法，才有這個宗派的建立。莊周並不會自命爲「道家」，說劍篇雖然是假託，但他的後學說他「儒服而見（趙）王」，可見他們的一派依然是自命爲儒者。田子方篇裏面又有一段寓言，說莊子見魯哀公〔三〕，哀公說「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這是說莊周也是儒士，然而方法不同。儒之中本來也有多少派別，在孔子當時已有「君子儒」與「小人儒」；在荀子口中則有所非難的「賤儒」或「俗儒」。莊門雖自命爲儒士而要毀儒，那是絲毫也不足怪的。但就由於莊門之非毀「儒墨楊秉」，而道家的根基也就深固起來了。

黃老學派的宇宙觀是全部被承受了的。宇宙萬物認爲只是一些跡相，而演造這些跡相的有一個超越感官、不爲時間和空間所範圍的本體。這個本體名字叫「道」。道體是無限的東西，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螻蟻裏面有它，稊稗裏面有它，瓦甕裏面有它，屎溺裏面有它。要說有神吧，神是從它生出來的。要說有鬼吧，鬼是從它生出來的。它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的理則。它自己又是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它是自己把自己生出來的。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當是象字之誤，古文爲字從爪象）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大宗師）

有了這樣一種「道」，他便要向它學習，拜它爲老師，這就是所謂「大宗師」。他向它喊道：「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

而不爲巧。」（這在大宗師篇雖然託之許由之口說出，但在天道篇明明引作「莊子曰」，可知意而子與許由的對話，完全是寓言。）向這種「道」學習，和這渾沌的東西合而爲一體，在他看來，人生就生出意義來了。人生的苦惱、煩雜、無聊，乃至生死的境地，都可得到解脫。把一切差別相都打破，和宇宙萬物成爲一通，說我是牛也就是牛，說我是馬也就是馬，說我是神明也就是神明，說我是屎尿也就是屎尿。道就是我，因而也就什麼都是我。道是無窮無際、不生不滅的，因而我也就是無窮無際、不生不滅的。未死之前已有我，既死之後也有我。你說我死了嗎？我並沒有死。火也燒不死我，水也淹不死我。我化成灰，我還是在。我化成爲飛蟲的腿，老鼠的肝臟，我還是在。這樣的我是多麼的自由呀，多麼的長壽呀，多麼的偉大呀。你說彭祖八百歲，那是太可憐了。你說「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那都太可憐了。那種有數之數，何如我這無數之數？一切差別相都是我的相，一切差別相都撒棄，管你細梗也好，房柱也好，癩病患者也好，美貌的西子也好，什麼奇形怪相的東西，一切都混而爲一。一切都是「道」，一切都是我。這就叫作：「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

把這種「道」學會了的人，就是「有道之士」，也就是「真人」（真正的人）。這種「真人」，在大宗師裏面描寫得很盡致。據說這種人，不欺負人少，不以成功自雄，不作謀慮，過了時機不失悔，得到時機不忘形，爬上高處他會不怕，掉進水去不會打濕，落下火坑不覺得熱。據說這種人睡了是不做夢的，醒來是不憂愁的，吃東西隨便，呼吸來得很深，他不像凡人一樣用咽喉呼吸，而是用腳後跟

呼吸。據說這種人也不貪生，也不怕死，活也無所謂，死也無所謂，隨隨便便的來，隨隨便便的去，自己的老家沒有忘記，自己的歸宿也不追求，接到呢也好，丟掉呢也就算了。據說這就是心沒有離開本體，凡事都聽其自然。這樣的人，心是有主宰的，容貌是清癯的，額頭是恢宏的；冷清清的像秋天一樣，煖洋洋的像春天一樣；一喜一怒合乎春夏秋冬，對於任何事物都適宜，誰也不知道他的底蘊。據說這種人，樣子很巍峨而不至於崩潰，性情很客氣而又不那麼自卑；挺立特行有稜角而不搞暴，天空海闊像瓠落而不浮誇；茫茫然像很高興，頽唐着又像不得已；像活水停蓄一樣和藹可親，像島嶼鬱鬱一樣氣宇安定，像很寬大，又像很高傲；像很好說話，又像什麼話都不想說。——就這樣，把他所理想的人格還刻畫了一些，一句話歸總，這就是後來的陰陽家或更後的道教所誇講的神仙了。這種人可以「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純全是厭世的莊子所幻想出來的東西，他的文學式的幻想力實在是太豐富了。在莊子當時，這些觀念當然是很新鮮的東西，他自己也陶醉在這種幻想裏面似乎得到了超脫的一樣。

這種「真人」，在大宗師裏面所刻畫的，雖然已經够離奇，但還是正常的面貌，而在德充符裏面，他的幻想更採取了一個新的方面，把「真人」的面貌，專從奇怪一方面來描寫。兀者王骀、兀者申屠嘉、兀者叔山無趾、惡人哀駘它、闔跂支離無脰、甕甕大癭，這些四體不全，奇形怪相的假想人物，在他說來，都是比仲尼子產還要高超、神妙、不可思議；使婦女愛他們，使人民愛他們，使國君愛他們，使愛他們的人肯爲他們犧牲一切；而視一般四體周正、不奇不怪的人反而是奇形怪相。他的意思

是說絕對的精神超越乎相對的形體，所謂「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得道之謂德，道德充實之徵，使惡化爲美，缺化爲全，這便是所謂「德充〔之〕符」。但由他這一幻想，以後的神仙中人，便差不多都是奇形怪相的寶貝。民間的傳說，繪畫上的形像，兩千多年來成爲了極陳腐的俗套，然而這發明權原來是屬於莊子的。

天下篇把關尹老聃稱爲「古之博大真人」，在莊子或其後學自然是以關尹老聃爲合乎他們所理想的人格了。然而從莊子的思想上看來，他只採取了關尹老聃清靜無爲的一面，而把他們的關於權變的主張揚棄了。莊子這一派或許可以稱爲純粹的道家吧？沒有莊子的出現，道家思想儘管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受着溫暖的保育，然而已經向別的方面分化了：宋鉅尹文一派發展而爲名家，田駢慎到一派發展而爲法家，關尹一派發展而爲術家。道家本身如沒有莊子的出現，可能是已經歸於消滅了。然而就因爲有他的出現，他從稷下三派吸收他們的精華，而維繫了老聃的正統，從此便與儒墨兩家鼎足而三了。在莊周自己並沒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學說而成一家言，但結果他在事實上成爲了道家的馬鳴、龍樹云。

他的見解自認爲是絕對的，其它世俗的見解如儒如墨，都只是相對的是非，相對的是非不能作絕對判斷的標準。所以他「不譴是非」。「不譴是非」者，不過問世俗儒墨相對的是非，而在他的學說立場上實在是大譴而特譴。他是以他的絕對以譴相對，一篇齊物論就是這項譴詞。文章是做得很汪洋恣肆的，然而要點也不外乎這幾句。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

一因一明便是一破一立。明以明彼相對，因以因此絕對。絕對者就是道，就是一；以道統觀一切，萬物因其自然。道是萬變無常的，物也不斷的流離轉徙，是的忽然變而爲非，非的忽然變而爲是，開始分潰已有新的合成，開始合成已有新的分潰；固執着相對的是非以爲是非，那是非永沒有定準。你說我所是的爲非，我說你所非的爲是，到底誰非誰是？這便是所謂「以指喻指之非指」或「以馬喻馬之非馬」。指是宗旨、是觀念；馬是法碼、是符號。你的是一種觀念，我的也是一種觀念；你的是一種符號，我的也是一種符號。你以一種相對的觀念或符號來反對我這另一種相對的觀念或符號，你說我不是，我也可以回頭說你不是。因此到不如以絕對的觀念或符號，去反對那相對的觀念或符號。這